齊東野語/卷六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卷五 ◄

齊東野語
卷六

► 卷七

紹興御府書畫式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睿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　　塲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内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攷訂，邈不可求，爲可恨耳！其裝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成式，余偶得其書，稍加攷正，具列於後，嘉與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物之盛焉。

出等眞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 並係御題僉，各書妙字〉

用克絲作樓臺錦褾；青緑簟文錦裏；大薑牙雲鸞白綾引首；高麗紙襯；出等白玉碾龍簪頂軸〈 或碾花〉；檀香木桿；細匣盛

上中下等唐眞跡〈 内上中等，並降付米友仁跋〉

用紅霞雲錦褾；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高麗紙襯；白玉軸〈 上等用簪頂，餘用平等〉；檀香木桿

次等晉唐眞跡〈 并石刻晉唐名帖〉

用紫鸞鵲錦褾；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蠲紙瞻；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瞻卷縫用御府圖書印，引首上下縫用紹興印

鈎摹六朝眞跡〈 並係米友仁跋〉

用青樓臺錦褾；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高麗紙瞻；白玉軸

御府臨書六朝、羲、獻、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 内長篇不用　　道衣，古厚紙不揭不背〉

用毬路錦、衲錦、柿紅龜背錦、紫百花龍錦、皂鸞綾褾等；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玉軸或瑪瑙軸，臨時取旨

内趙世元鈎摹者亦用衲錦褾；蠲紙瞻；瑪瑙軸

並降付莊宗古、鄭滋，令依眞本紙色及印記，對樣裝造，將元拆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眞跡

用皂鸞綾褾；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夾背蠲紙瞻；玉軸或瑪瑙軸

米芾臨晉唐雜書

上等用紫鸞鵲錦褾；紫駝尼裏；楷光紙瞻；次等簪頂玉軸

引首前後用内府圖書内殿書記印，或有題跋，於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後用紹興印，並降付米友仁親書審定，題於瞻卷後。

蘇、黄、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眞跡

用皂鸞綾褾；白鸞綾引首；夾背蠲紙瞻；象牙軸

用睿思東閣印、内府圖記

米芾書雜文簡牘

用皂鸞綾褾；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蠲紙瞻；象牙軸

用内府書印、紹興印。並降付米友仁驗定，令曹彦明同共編類等第，每十帖作一卷。内雜帖作冊子

趙世元鈎摹下等諸雜法帖

用皂木錦褾；瑪瑙軸或牙軸

前引首用機暇清賞印，縫用内府書記印，後用紹興印，仍將原本拆下題跋揀用。

六朝名畫橫卷

用克絲作樓臺錦褾；青絲簟文錦裏〈 次等用碧鸞綾裏〉；白大鸞綾引首；髙麗紙瞻；出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用皂鸞綾上下褾；碧鸞綾託褾〈 全軸〉；檀香軸桿；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 皇朝名畫同〉

用曲水紫錦褾；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玉軸或瑪瑙軸〈 内下等并謄本，用皂褾雜色軸〉；蠲紙瞻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

並同六朝裝褫，軸頭旋取旨。

蘇軾、文與可雜畫〈 姚明裝造〉

用皂大花綾褾；碧花綾裏；黃白綾雙引首；烏犀或瑪瑙軸

米芾雜畫橫軸

用皂鸞綾褾；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白玉軸或瑪瑙軸

僧梵隆雜畫橫軸〈 陳子常承受〉

樗蒲錦褾；碧鸞綾裏；白鸞綾引首；瑪瑙軸

諸畫並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後用紹興印

諸畫裝褫尺寸定式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下引首二寸；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下引首一寸九分，經帶四分。上褾除打擫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下褾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下引首二寸六分，經帶八分。雙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上褾除打擫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下褾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下引首二寸九分，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下引首三寸三分，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褾合長一尺三寸〈 高者用全幅〉，引首闊四寸五分〈 高者五寸〉

應書畫面僉，並用眞古經紙，隨書畫等第取旨。

應六朝、隋唐出等法書、名畫，並御臨名帖、本朝名臣帖、並御書面僉，內中下品並降付書房，令裴禧書。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複帕象牙牌子。

應搜訪到書法墨跡，降付書房，先令趙世元定驗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曹勛、宋貺、張儉、龍大淵、鄭藻、平協、黃冕、魏茂實、任源等覆定，驗訖裝褫。

應搜訪到名畫，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千字文號，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分手裝背。

應搜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背者，令書房依元樣，將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古依元本染古、槌破，用印裝造。劉娘子位，並馬興祖謄畫。

應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并行拆下不用，別令曹勛等定驗，別行譔名，作畫目進呈，取旨。

碑刻橫卷定式

《蘭亭》闌道高七寸六分，每行濶八分，共二十八行。

《樂毅論》闌道髙七寸五分，每行濶六分，共四十三行。

眞草《千文》闌道高七寸二分，每行濶八分，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闌道高七寸二分半，每行濶八分，共四十四行。

獻之《洛神賦》闌道高八寸三分，每行濶六分，共九行。

《枯木賦》闌道高九寸九分，每行濶九分，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一如摹本矣。

應古畫裝褫，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穠豔，亦不許裁剪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背。

應搜訪到法書，多係青闌，道絹櫬背，唐名士多闌道前後題跋，令莊宗古裁去上下闌道，揀高格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揀用，依紹興格式裝褫。

內府裝褫分科引式格式

粘裁；摺界；裝背；染古；集文；定驗；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瓌緻，《六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即今背匠也，本朝祕府，謂之裝界，即此事，蓋古今所尚云。

解頤

匡衡好學，精力絶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蓋言其善於講誦，能使人喜。而至於解頤也，至今俗諺，以人喜過甚者，云「兜不上下頦」，即其意也。本朝盛度，以第二名登第，其父喜甚，頤解而卒；又岐山縣樊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按醫經云：「喜則氣緩，能令致脫頤。」信非戲語也。

山陵使故事

韓魏公爲永昭山陵使，事畢而英宗不豫，不敢還，至四載，以永厚陵成，復護葬於洛陽，因上疏云：「自唐至於五代，故事：山陵使事訖，合行求去。」遂以司徒、兩鎮節鉞、判相州。元符間，章子厚爲永泰山陵使，有作詞戲之云：「草草山陵職事，厭厭罷相情懷」，蓋謂故事當然也。淳熙間，高宗山陵，欲差五使，王季海爲首相，殊以爲憂，尤延之時爲禮官，於是授之以說，云：「今此乃攢宮耳，不當置五使。」季海遂倡其說曰：「祖宗全盛，營陵西洛，乃差五使，今權卜會稽，止當差總護使耳。且歲旱，民力何以堪之？」於是，止差伯圭充總護使，洪邁充橋道頓遞使，殊不知季海拜高宗朝宰相，本無解罷之嫌，亦一時不深考典故耳。

胡明仲本末

胡致堂寅，字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庶子也。將生，欲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爲己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引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爲名儒。及貴顯，不復爲本生母持服，爲右正言章夏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爲而作，非徒區區評論也。及論漢宣帝立皇考廟，曰：「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亡，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稱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朞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哀帝議立定陶王後，曰：「故爲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也，當是時而責爲人後者絶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反陷於罪辟」云云。其論晉出帝追封敬儒爲宋王，曰：「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厚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爲此論者，是皆欲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益彰，前輩蓋嘗評之，故今詳著始末於此，固非敢輕議先儒也。若夫定陶立後、敬儒封王，紛紛爲是無定者，皆父子私心，不能自克，互相爲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爲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立壽皇爲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洞達，大哉王言！後世安得而擬議之哉？

詩用事

糜先生，吳之老儒也，　　、弇皆其子姪行，記問該洽，九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謄藁，爲時鄉師，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仲孚〈 名惟信，號菊潭 〉客吳，能詩，善絶句，糜極稱之，以爲不可及。一日，遇諸塗，扣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絶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嬾，商略平生到杜鵑。」糜老至屈膝拜之曰：「子眞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蓋前輩服善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以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愼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爲博贍，誤矣！

王魁傳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

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勦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荊公時爲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發初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爲定。時荊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首，楊樂道以爲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封彌，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荊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後又見初虞世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俊民，字康侯，爲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奮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亦已平復。予與康侯有父祖鄉曲之舊，又自童稚共筆硯，嘉祐中，同試於省場。傳聞可駭，亟自汶拏舟抵彭城，時十月盡矣，康侯亦起居飲食如故，但愔愔不樂，或云：『平生自守如此，乃有此疾！』予亦多方開　　，歲暮，予北歸，康侯有詩送予云：『寒窗一夜雪，紛紛來朔風，之子動歸興，輕袂飄如蓬，問子何所之，家在濟水東，問子何所學，上庠教化宮，行將攜老母，寓居學其中』云云。予既去，徐醫以爲有痰，以碧霞金虎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冷藥，積久爲夜中洞泄，氣脫內消，飲食不前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太湖縣，遣一道士與弟覺民，自舒州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訴問鬼神幽暗中事，道士作醮，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劉不結案事，康侯丙子生，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豈宿生邪？康侯既死，有妄人託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欲市利於少年狎邪輩，其事皆不然。康侯，萊州掖縣人，祖世田舍翁，父名弁，字子儀，誦詩登科，爲鄆州司理，康侯時十五餘歲，三兄弟隨侍，與予同在鄆學，子儀爲開封軍巡判官，康侯兄弟入太學，不三年，號成人，子儀待蘇州崑山闕，來居汶，康侯兄弟又與予在汶學，子儀謫潭州稅，康侯兄弟自潭來貫鄢陵戶。康侯登科爲第一，省試前，父雪崑山事，自潭移舒州太湖縣，康侯是年歸舒州省親，次年赴徐州任，明年死於徐，實嘉祐八年五月十二日也。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氷玉，不知猥巷俚人語，不幸爲匪人厚誣，弟輩又不爲辨明，懼日久無知者，故因戒世人服金虎碧霞丹，且以明康侯於泉下。紹聖元年九月，漕河舟中記。」

向氏粥田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勑，繼事向子豐，居於霅，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祕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即請誥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尼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

於湖爲本鎮，子豐因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皆屬橐鞬，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逮今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祥瑞

世所謂祥瑞者，麟、鳳、龜龍、騶虞、白雀、醴泉、甘露、朱草、靈芝、連理之木、合穎之禾皆是也。然夷攷所出之時，多在危亂之世，今不暇援引古昔，姑以近代顯著者言之 —— 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復六年，巨人見青城山，鳳凰見萬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嘉禾生廣昌，麟見壁州，龍五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劒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壁山，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太昌池。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子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瑞徵乃如此耳！至如政和、隆盛之際，地不愛寶，所在奏貢芝草者，動二三萬本，蘄黃間，至有一舖二十五里之間，遍野而出，密州山間至彌滿四野，有一本數十葉，衆色咸備者，太守李文仲採及三十萬本，作一綱進，即進職，除本道運使，汝海諸郡縣，山石變爲瑪瑙，動以千百，伊陽太和山崩，出水晶幾萬觔，皆以匣進京師，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斤，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斤，其他草木鳥獸之珍，不可一二數，一時君臣稱頌，祥瑞蓋無虛月，然越數歲而遂罹狄難，邦國喪亂，父子遷播，所謂瑞應又如此也！善乎先儒之論曰：「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世有喜言祥瑞之人，觀此亦可以少悟矣。

杭學游士聚散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士，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宮府之政，叩閽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寖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閧肆罵，時趙京尹與　　委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著，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

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　　，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為四學，斐斐束帛，例及諸生，　　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義，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温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遯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絶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懼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比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古詩云：「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林槎牙，嗚呼世事如絲蔴，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将謂秦得邪！淳祐寖不知瑞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靈鴉，失脚奇禍遭羅罝，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揶，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教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閫，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炯以參樞輪筆，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